

長夏





文藝小叢書

1928.10.15  
12001-12001

# 長 夏

沈從文作



光 華 書 局

印 行



北师大图 B2409487

1928, 10, 初版

1—1500册

每册實價二角

外埠酌加寄費

長 夏

—

“我不來的。”我重複的說，“我不來，決不。”

“原故？”

“原故是不來。”

“那——”

那甚麼？在電話忽然一頓中，我能揣測出，六姐是不高興了。賠一個禮吧，然而在電話上接吻比信上還浪漫，如此不切於實

際，作了也無補於事。

“寫信告我的原故，即時寫，四點以前發，九點我就可以收到了。”

照電話中的囑咐，我答應寫信。然而我怎麼能說出不來的原故？太陽這麼大，走來會累死；坐車吧，這車錢還能要大姐來出麼？

“窮到這樣也還來說愛”。我想起，淒然的笑了。

寫信怎麼發？還是走去吧。我決心走去。萬一當真途中受了暑，一個洋車夫樣跌到地上就死去，別的人不知，但六姐，能明白我致死的原由。

但逢了救主，一出胡同口，一輛車子對面來，車上是小傅。



“這大熱天走那兒去？”

“想到西城去有一點事。”

小傅見到我裝束不凡，明白我是徒步旅行家，他說：“不坐車，怕不行”，一面從衣袋裏掏摸皮夾子。

小傅的車子進胡同去了，我有二十吊票子，來去都不必徒行，中暑想來不必了。在騎河樓我找到了替我出汗的人了，我坐車去看我的六姐。

“天氣熱，慢拉一點也無妨，”我在車上安慰那褐色光背人，他却以為我盼望快點，跑得更速了。

到了大姐處，給她倆一驚。

“怎麼說不來又來？”

“惹你們的。”

大姐同六姐，這時正是在一塊兒睡覺，大姐起身來，我就補了缺。

“老實一點罷，全是汗！”

“陪個禮。”

我把汗水全擦到六姐臉上去，大姐看不過意叫人把水打來了。

因為汗，我想起我出發時的情形了，我說“我是走來的。”

“不會那麼快罷，這不止十里。”六姐是不信。

“坐在車上要別人走來。”大姐也用不信語調說。

“然而在先我是有心徒步走，因為不好……”

大姐不明白我的因為以下的話語，六

姐却料到。

六姐說：“還不送車錢嗎？”

大姐也取錢。

“沒有車錢還好意思來？”

這時不免誇口了。然而來去要大姐開車錢，是無從數清回數的。就因不好意思反而要大姐同六姐破費，所以才不能每天每天來西城，不然六姐的身至少有一半，歸我有了吧。

到後仍然把我先是徒步計劃到後遇到小傅的話說給六姐聽，這話在六姐心中，起了一個痕。我能從六姐臉上察得出。但當我說出“我是期望在路上，萬一中了暑死去，六姐會明白我”的話時，六姐却說爲省這點費，中暑也應該。當真中了暑，六姐安心麼，

怕不應該吧？

“我是甘心受一點跋涉的苦楚，好到你面前找一點報酬。”

“不過走得全身是汗，我可不是爲你擦汗水用的。”

只有大姐不作聲。大姐當在想什麼事情。

就是在車子上端端正正坐下來，在長安街大烈日下去讓日頭蒸，我也就夠疲倦了。這來究竟爲什麼？我不明白。甚至我還準備着步行這麼遠的一段路，爲得是……？

“一個耕田的人爲了糧食的收成，大六月間去到田中收割稻米這是平常事。我，爲收割愛的穀子來往不憚其煩的奔走。”想着，我又不能不笑我的傻——凡是愛都傻。多

親一次嘴，多摟抱一次，於我生活的意義上究竟添注了一筆積蓄嗎？就算是，這積蓄於我將來又有什麼用處？

“怎麼儘傻笑？”六姐問我我不作聲。

六姐見我笑，笑得無理由。我就是笑我的傻！誰知笑也仍是傻。

大姐走到桌邊去看書，問大姐，是甚麼書？答說是政治原理。大姐因為我來了，她不能佔據六姐，就裝成看書，其實心並不在書。

“大姐，怎麼坐得遠遠的？”我說，“不高興理我麼？”

大姐懶理會這閒話，磕開牙時大姐只有吃虧的。

“寶貝姐，睡到我的身上罷，”我輕輕的

在六姐耳邊說，臉上爲六姐賞了一巴掌。

“大姐故意去看書，就是讓我們來——”

“來做甚麼？說！說得不尷不尬我就又要打。”

六姐巴掌是又舉起了，但我並不怕。

我說，“大姐看書不理我們就是讓你用巴掌來嚇我的。”

“噠~~~~”六姐笑。

六姐當真伏在我的身上了。天氣熱，但天氣冷暖在兩個情人中是失了效力的。再熱一點把兩個身子貼緊也是可以忍受的事情。與其去吃冰把熱趕去，不如就是這樣“以毒攻毒”好。

六姐只穿一件薄薄洋紗衣，我可以用鼻子去聞嗅一切，學打獵的狗。

二

“男人是壞種。”

“女人是？”

“女人是被壞種引壞的。”

“但男人其所以壞却是爲女人的縹緞”。

“天下幾多縹緞女人，誰負這使男人壞的責？”

“一個女人常常應負許多責，因爲到那邊引壞第一個男子，到這邊來又可以引壞第二個男子。有時候，還使男人要死不活哩。”

“說不過你那張薄嘴。”六姐口一扁，掉了頭過去看壁上畫。

這是我畫的。畫自己的相。因為充詩人，故意頭髮畫得許多長。畫是側面像，我把臉填成蒼白。嘴兒却是紅紅的；紅色塗得像一顆櫻桃。我為解釋起見同大姐說這是未來派，又說攙合象徵派的方法作成的。其實是亂畫。

“這是詩人的相哪。”六姐在揶揄我了，還在笑。

“天下沒有女人也就沒有詩人了。”

“你活下來都是為女人？”

“豈止。沒有女人的世界，我不信花縱能開還有香！沒有女人的世界，雀兒是啞子，也是一定。沒有女人的世界，男人必定也沒有嘴唇。”

大姐攙了嘴，“難道沒有女人的地方，



男人就不用吃飯說話麼？”

“口的用處是爲同女人親嘴，才會那麼紅，那裏是專爲吃飯說話而有的？”

“那你以前一個人坐到住處？”

“以前嗎？”我說不出理由了。

“噯，以前，說呀！”六姐也就幫到大姐來逼人。

“以前我是知道這時有一個六姐，口才存在的。”

“是強辯！”

大姐也和說，“是強辯。”

“我不再辯了。我只問六姐：嘴唇本來已很鮮紅了，照大姐說法，嘴是說話吃飯用，爲甚麼又要塗上這麼多胭脂？難道吃飯說話也得一定要把嘴唇塗紅才行？”

“只是說瞎話！”

“瞎話麼？才不哪。”

六姐靜默對相看，心裏有事似的不做聲。

大姐取出香蕉來，要田媽取冰。我是不待冰好就拏過來剝皮吃。冰還沒有來，我吃三個了。

“看哪，嘴是不爲吃東西生的！”

“還說嗎？”我看六姐說，“你若是讓牠永遠貼在你那柔軟的頰上，比香蕉再好的新鮮龍眼我也不吃！”

六姐臉紅了。我走過去。六姐向床上倒下，我又跟到辦。六姐眼閉了。當到大姐在旁也不怕，我把我吃香蕉的口去吃六姐嘴上的胭脂。

也不必用勁抵拒，就假攏來了。

大姐不願看。大姐在剝香蕉皮。我心想，香蕉只是爲大姐一人預備，我們除了親嘴不應當再來奪取大姐香蕉的。笑就不能忍。

“笑甚麼？”大姐問。

“我笑”，我在六姐耳邊輕輕說，“我把大姐的香蕉吃多了。”

六姐悟不到我的意思，爲大姐分解。

六姐說，“別人是正爲你來此買好的，又講怪話！”

“不，我不應當吃。”

“你說甚麼？”大姐問我的話，却要六姐答。

“說吃了你香蕉太多，不應該。”

“因爲你歡喜，才買的，不然我又不大

吃，六姐也嫌膩，要這多幹嗎？”

我狂笑。我說不出話。

“是顛子，”六姐一見我笑就有這一句批評。

“我是顛子，讓我再顛一下罷。”六姐腰是又變成一細柔樹枝，我手是兩條軟籐了。

“我的天，輕抱一點吧。”

“我要抱死你。我一個人就是常常那麼想：總有一天你使我發狂，我便把你腰抱斷。”

“哎呀，真嚇人！”

然而腰是抱不斷。六姐沒有話告我說，是抱緊一點也無妨，但把那籐束緊一點時，六姐更願意，這是六姐眼睛已作目語給我通知了。

慢慢的，我又把話引到香蕉上面來，我說出我不應吃香蕉的理由時，惹得大姐一次啐。

疲倦是來了，打一個哈欠。

“弟，你疲倦休息一會吧。只要五分鐘，莫講話，莫鬧，睡倒着，我幫你打扇。”

“你是說六月裏幫豬打扇的，”

“你總祇愛說怪話，莫又惹得我氣來——”

“好，好，依你辦，我睡，你陪到我睡，一塊兒，我才能安神。”

在一塊兒我就能安神麼？真是鬼話！

然而六姐就睡下來了。不動不鬧也罷，只是口，應當有着落，讓牠貼在姐的臉或頸額上。手，也應當環成一條帶子。六姐不依；

不依那能睡？

“唉，你怎不怕傷食？”

“不怕的。這精致的食品只有越來越使人貪饒。”

到底是太疲倦了。我睡她也睡。那香蕉，當真只有大姐一人吃。香蕉的味道，是看吃法來，有時吃，許比蘋果甜，但大姐口中這時吃來是苦的，這是六姐明白告我以後我才知道的。

### 三

大姐故意說是打電話，就到學校裏去了，她的屋裏贖我同六姐。

六姐說，“她愛你哩。”

“大姐愛我，這是你猜想，還是她同你

說及？”

“我明白，事情是真的。”

“你的話真嚇了我一跳。”

“幹嗎說這俏皮話？愛你的，是大姐。她真會為你發瘋，你以為大姐不懂得愛人麼？”

“為甚麼說得上，這不是一個笑話麼？”

“愛人是笑話嗎？我才聽你這樣說，以前我可不知道。”

“我不是說凡是愛人都可笑。‘龍配龍，鳳配鳳，蟲娘狗蚤配臭蟲；’我們那能說得上愛？”

“你這是罵人，別人就不配愛你嗎？”

“只有你才配同我——”

話是應當中止的時候了，六姐的嘴已

爲給封了，封皮就是我的嘴。

想起六姐剛才的話我怕起來了。然而大姐在近月以來，對於我，是不停止的在進攻，從一些態度上，我是多少也看出了一點兒。我對於這個，老實說，真感到不快。我是臭蟲——這二者中總有一個是臭蟲，然而這只有一個是，另一個則另外是一種，分明的是這說不到上愛。我這才知道一個人的心有時真野到不得了。也許這在大姐方面是可以自自然然發生的，可惜這好意，我竟無從領受。

“若是我是大姐 我可不會有這種野心，”我說，“一個人不自量，是只有苦惱的。”

“但是，你不能禁止別人來愛你，也正像你無從使我恨你一個樣。”



“她怎麼能同你打比？”

“是嗎？她心還以為我是有女子的人，也只有臨時短期可以聚首，至于她，則……雖說也自謙似的說自己是寡婦，而你却是小孩子，不相稱。”

六姐說了六姐笑。我也笑；但我同時要哭了。

“她也知道不相稱，哼——”

“她說不相稱也只以為是知識，年紀則並不。”

“六姐，我請你不要再說了。”

六姐就不再說了。

我們靜靜的在一處假貼，約有兩分鐘。六姐今天模樣似乎是為特意來作大姐說客的。又似乎探我的意思。然而不待探，我知

道六姐是明白我的，“我要人愛我。”以前在某一時中，我是這麼想過的。可是我如今才知道我的意見待修正。我要的，是我所愛那人的愛我。六姐就縱不愛我，這也得。只是大姐的愛我，可就感到真正的討厭！

“你將怎樣對她？”

“姐，你是爲大姐差派來要討回這麼？”

“我只不過想明瞭你意思。”

“你很明瞭我意思，不待我說也有了。”

“她可憐。”

“我不能因爲別人可憐而愛人。這是我口供。”

我覺得怪慘，爲甚麼大姐却來愛我？我願意在六姐面來回復得更堅絕一點，好讓大姐因失望殺死這不當的野心。若是延長

下去只有她苦惱，這不能怪我。

這中我有點兒抱怨六姐了。若果是六姐不在另一時節用過一些閒話將大姐心中的希望燃起，大姐或不至如此。必是六姐說，“駒也願”。這可憐的人，沒有一點大人應有的經驗（才從鄉下來的女人多半是如此），便以為，我常常到她那裏便是可以從泛泛情形到更親貼的地步的暗示，於是，心中便洶湧着熱情，不可遏制的向六姐來訴說。於是，在我的身上就做起後福無涯的夢來。

“若是儘願在我身上做夢就讓他去做，我無從愛她，那你知道的。”我說的話六姐似乎就不當心聽。六姐不能把這話去同大姐說，那是一定的。她又怎麼好去傳這話。

她也怕大姐，大姐真使氣，一決裂，我們也就全完了。除了大姐陪她她就不敢來；除了到大姐處去看六姐我也無法走到六姐家中去，大姐若是當真一使氣，我們自然也就散席了。

“我們全都是懦人，”我心想，“也正因為懦，凡事要大姐，致令大姐也想跌進這個可憐關係裏，然而這是我的錯？又是六姐的錯？這罪過誰縱願意承認又有何種方法可以來補救？我又不是可以分散成為兩個人。即照六姐說，三個人愛來也無妨于事，但在大姐六姐之間我就長久抑制了我們熱情去拏接吻應酬另一個人是我做得到的事？”

“我真沒有主意了，”我說。“六姐，你尋我想想，我可受不了這愛，我無權力禁止別

人愛我，但若是一個人必定時常用我不樂接受的好意來奉獻給我，又來怨我沒有好報答，是兩者都悲哀。”

六姐說：“我也沒辦法。我們少不了大姐，但又不一定要大姐也來我們關係中插一隻腳。她這樣做她的夢原是可以，可是又得在實際上沾光就……”

“你吃醋。”

“同你正經說話你又偏是這樣的。我吃醋，你就同她……我也不至于。你的口真太刻了。”

“我是說笑的。這是使我隨處鬧出亂子的天才，因為說笑又使六姐生氣了。”

“我不生氣，只是我們應討論正事。”

怎麼討論呢？沒有結果。天落了雨，雨

水積成一個湖，讓牠慢慢爲太陽晒乾，只有此一法，若是想掘開堤防，把這水洩去，也許反而有泛濫的危險！

大姐一去却是那麼久，先是太陽還在天井中，待到窗子上頭有了窗外簾影了，還不回。

我怕大姐回時看得出我的顏色，我也怕見大姐的樣子，我就先走了。

#### 四

“這真是何苦？遠遠的，高高興興的，從西城走來，爲一句話，就生了氣，要哭樣的，又卽走回去！”六姐不明白，六姐說。

然而都是爲我的錯這我很知道。我凡事總處置得非常之可笑。我無從學得聰明

老練一點來應付一切。口，又每每無意中來增加我的罪。我還剛思索到我無意中的罪過！又說道：

“要我怎麼辦？雖然是我使你生氣，但氣究竟在你肚內。”

六姐也無話可說。六姐是明白我的口專會造孽，自己也就才正發過一場小氣的。六姐的臉剛給我賠不是把秋霜抹去，大姐又生起氣來，我明白我處境了，我是爲賠禮而生。

“大姐，算我說錯了，把手上的傘兒放下吧。”

“大姐說要走，就當真走麼？”六姐說，說了又向我，“你的口，也就夠損，真要人招架！”

“在口上有了罪的在口上來贖，再準不得賬時，又請手來作見證，大姐也應釋然了！”

說到手，我就作揖。見上司，在往常是應當打恭叩頭的，如今爲大姐陪禮，就免了叩頭。

“大姐，在作揖哩，還不依？”

其實不在六姐說話大姐也是見到我的舉動的，大姐不但見，大姐且知道，這作揖，挽留大姐就是挽留陪到六姐來的大姐呀！若是大姐一人來，要走就走也就不必那麼客氣了。大姐故意要說去，六姐自然也便應當一同走。大姐在這上頭並且看出果若是作揖能挽留得人住，要六姐作十個揖，也辦得到的。



“大姐，還早咧。”六姐說，身並不離開椅子。

“我想走，我不願在此多歇一分鐘。”

“那我以後也不再去你那裏。”

“隨你的便吧。”

大姐話雖很堅決，但在六姐起身以前總不會把六姐掉下顧自先出大門的。

“誰就不說一句錯話麼？”我說，我帶哭聲的，忍了笑來作。

我有計策了，難道祇准別人用眼淚來攻擊我，我就不能擠一點眼淚出來攻擊別人麼？大姐中了我的計，意思似乎就稍軟了點。

“大姐算了吧。”六姐走過去，把傘強了放到床後去。

大姐坐下了，不做聲。

我看若再哭下去，又會鬧出別人的眼淚，就哈哈子笑。然而我的眼中當真有了淚。爲了要別人回心，一滴眼淚的效用是那麼大，我想起大姐平素流得那樣多的淚，竟去得像無影無踪，淚是儘自當到我面前大流，却沒有撼動我一次。爲了淚的價值的差異，我忽然覺得我在先前爲別個女人所流的淚的次數，在別人也許看來更平常，就可憐自己起來當真嗚咽了。

“怎麼，別人已不走，還流貓兒尿幹嗎？”  
六姐說。

我自睡到床上去，蒙了臉，也不管大姐同六姐，我真大哭了。在一處，眼淚這東西，是如何的價值，另一處，又分文不值，我在

此時，却因為牠起了傷心了。我願意讓牠在風中乾去，不必在一個我不愛她的人心中起影響。我為這眼淚可恥。與其拿來當成一種工具征服我不要的人，不如沒有眼也沒有淚！

我為我的淚可恥又可憐，淚就來得更加多。

這可出我意料以外的壞了。大姐走攏來，說是她的錯。我要大姐認錯麼？我要別人認錯準什麼事？我又不說過錯不是我的。然而，我的淚，適于此時流，這正足以將大姐心泡軟。天呵，我又悔我的淚流不當其時。無意中來征服一個人的心，這俘虜，却現在我的眼前，我的舉措就不當到這樣，又使我受罰！

再哭真是不得了。我爲我的舉措失當得來的慙懣懊喪。我想我應當大笑，假裝是哭着鬧玩的樣子，就又嗤嗤笑。大姐立時就走開。

六姐有一半清楚我的種種勉強處，過來倒在我對面。

“何苦？”六姐說的話極低，似不讓大姐聽到。“我是真難過。”

“我要這樣做；想做一個好人，結果却偏是那樣，不如意；我承認我的失敗，就更傷心！”

“愛你你不愛她就是了，何必處處同她作對？”

六姐的話是對的。我不是就爲免避同大姐作對才如此媽虎麼？不過一個愛做錯

事的人他要學好，結果祇使他更把事情弄得壞，教我怎麼辦？

“你莫傷她的心，也莫使她高興，就好了。”六姐又爲出主意。

“天，你的話請你自己去想吧，莫要傷她的心，又莫給她高興，我慚愧我生來笨，學你不來，祇有我死了，就好了。”

“那裏是要人死的事？你祇要少對於她的言語行動注意點，敷衍到她，——你想，她多可憐！”

“我何嘗不知道她可憐。但是，一個人，爲人用愛情累贅到身上，又是怎樣可憐的事！”

六姐聽到咕咕的笑了。

“你是爲你自己可憐才哭的？”

“就是如此，不瞞你。”

六姐笑，笑中把臉貼近我的頰，‘這也是累贅嗎？’

“這是我願意的累贅。”

我們又把嘴唇拼合在一塊兒了。

大姐在另一個房裏，像漱口樣子的噴水，六姐問：

“大姐，做甚麼？”

“噴一下這天冬草。”

“明知已死的草何必再去洒水呢？大姐算了吧。”

“草要死，死牠的，噴一點水也不過盡盡我這心罷了。”

大姐好久不過這邊房子來，六姐起身看，又輪到大姐，哭了。

若非天妹買桃子打市場轉身，我不知要到甚麼時候才得救。

## 五

“沒有力量勇氣的人，一世只有同慚惶作伴，好弟弟，我這一世也記着你這一句話。”大姐說了又輕輕嘆氣，彷彿意是伊當真無力氣的。

我們是一字形坐在一條長凳上，六姐居中間。

大姐的話是爲我而發。說這話，就證明她還想竭僅有半斤氣力向我攻擊的。我心想：“慚惶也罷，你有勇氣又能奈我何？”

我要人愛我，但我要我所愛的人來愛我，無端而來的善意，只是一批如像燒料的

東西，掛在身上易撞碎，不碎則又嫌累贅。關於大姐的愛我就深深感到累贅了。這不是我在先意料中的事。我從不疑心她居然會有此盛意。但我這不中用的尾瑣的男子，在沒有得好女子垂青以外還要受這樣人的麻煩糾纏，我真要哭了。我要咒罵我的命運了。

然而爲了安慰別人起見，我是無從在被別人攻擊以後就把嘴臉挫下作成生氣模樣的。我眉也不敢略蹙，雖然在這朦朧朧朧夜色籠罩的天空下。

我還說，“大姐將來是個了不得的人，在別的事業上，當然可以得到勝利的。”

六姐也應和這話。然而我又看出六姐是在懂得我心思以後爲我的話打邊鼓，好



使大姐高興一點的。

“我是真沒有勇氣。”

大姐不說了，又似乎大姐也看出我話是在她心上打了一拳的樣子，想着“在別的”三字，就低低的墜泣了。

“天哪，這不是在用眼淚來攻擊我嗎？還說當真沒有勇氣，恐怕當真有，我就會爲一個人抱死了。”我心想，要笑不能笑，又覺得心慘。

要我說什麼？我沒有說的。我不能爲憐憫去愛一個人，雖說我們是朋友。難道只准我爲別人流淚別人就不應當來爲我流一點淚麼？我是爲這世界上稍爲縹緲一點的女人也流了不少的眼淚。眼睛近日的壞未嘗不是因爲這原故。如今是輪到別人來爲我

而流淚了。——這是第一個，以後我還要看到那些曾令我愛過而不理我的女人的眼淚，那時才是我復仇的時候！

“我想我不如到漢口去當兵讓砲子打死，倒較如今還要好一點。”把手巾擦眼的大姐，還是不息的出兵。

我仍然是沒話可說的。若是能當兵，就去做大兵，一仗兩仗打死了，也許我到那時是能感動的。但是天下當真就有那麼人能爲我去死？就當真有人去爲我死掉，仍然恐怕也買不到我的愛，我不能因爲那個人的苦惱去把愛情來安慰別人。我決不。她再苦惱是她應有的。我因爲要苦惱，我才去大胆愛我所不能愛的女人。我愛個人，她不愛我也無妨於我的愛，我只惱我自己的不濟，不

怨天尤人，不遷恨於對手。

“爲甚變原故來哭？我真有點……”我想要說我真有點“怕”，但經六姐輕輕捏我手一下，就不再做聲。

“大姐算了罷。”六姐說，“都是生到這世界上很可憐的人，能夠一塊兒玩，痛痛快快的談笑，就有了。誰能斷定明天以後的事？無端的在一起，也會無端的分開。”

六姐也要哭，我能懂得六姐話中有淚在。我笑了，我笑了，我慘然的笑。

六姐繼續說：“天下無不散筵席，正因為易散，我們尤其應當在一起來快快樂樂才是事；不然也辜負了這難得的良辰！”

“天氣好，我是沒分的。”

“三個人你爲甚麼又沒分？”我說的，簡

單是傻話，裝呆不知大姐悲哀的原由。

“我是唱三花臉的，愛情戲中的配角。”

大姐不哭了，話中是有淚。

“爲甚麼說這……”六姐心事是更複雜的。她願意把話移到別一事上去，又是辦不到的事。要安慰大姐，又明知大姐的心事所在只是無從安慰起——六姐也知我的爲難處。

誰不是配角？難道配角就是單演悲劇麼？我想起我此時的難處才夠哭！我明知道我這懦怯人，自己在此勉強充漢子，以後說不定，我爲使大家安寧起見，願自去自殺，也是免不了的事。對於六姐的愛我爲使六姐保持她家庭和平，這是我不死也得離開此間理由的一種。爲了使大姐不致因我而

摧殘了自己，我也得遠去這地方才成。

“你們二人當我死了我就平安了。”我哭了。心想，“我才應該哭！我爲憐恤我自己；爲我這懦弱性質，不敢拒絕人，又不願破壞別人的家庭，我才應該把一些眼淚來賠償你們！”

委實說，我被人攻擊我苦了 我不要的東西是無時無刻不在我身邊：我要的却永遠不到手。我就是生出來爲一些窩窩頭女人愛的麼？愛我又必責我以回頭去承受這累贅，且用眼淚作後盾，動不動就來我的面前流，我是看一個人流淚來混日子的？

我走了。我想我不走是會更難受。也許我竟做出更壞的事情來使大姐心碎。

“你們坐一坐，我有點兒事，非走不可

了。”

一個人，到世界上給另一人苦惱同歡喜，本不能一定，這也不是自己意思可以分派的，但我明知我只能使大姐苦惱，心上却終又有點不安，想在一些小事中，贖補我一點罪過，臨走時，我作偽裝爲當真是有事要走，不是爲她逼迫的原故，我們握握手。

當我爲一隻把大的手掌，用力捏着時，我更感到累贅在我身上的不舒服。我一旁走動一旁想，我想這累贅，也許就因爲我但圖在一些小節上給人以小小安慰，結果更大的苦惱就這小事上發生了。

把蝦蟆吃天鵝的不恰當比擬在心上蕩漾，我爲這天鵝可憐，又爲蝦蟆可憐，從這事上我悟了愛情是怎麼一回事。

## 六

聽大姐說，一會兒六姐的他就會來，我要走了。

“不准走！”六姐拉着我不放，有把握的。

“我怕見到他。”我又補充我的話，“我怕見他也只是爲你。”

我當真是怕。我胆小。胆小又要充漢子，愛上別人的太太，聽說老爺就要來，我想最好我是先走一步了。

所謂銀樣臘槍頭，是爲我這樣人而說的，我不辯。

“他不會疑你，決不的。”六姐說，六姐的話只能保她自己一方面的險，我終覺得見面是不好。

真不疑我麼？他聰明，前一次，我已深深不安了。那時我們還不到這麼地步，但是忽然來到大姐處，一進門，鬧玩笑似的說，“哈，你拐了我太太來！”我不知不覺紅臉了。

我想到那一次，我真還要紅一次臉的，走是一定了。

“我不准你走。”

六姐的命令，違反時，就有眼淚流。我願意見六姐的淚比大姐的笑還好，但是定要一個人流淚，又何苦？又明知道她是病才好，爲順她意思，勉強坐定了。

“請開釋我吧，”我在六姐耳邊哀懇了，我還不忘記，“我是爲你咧。”

六姐也輕輕的說，“不怕，他縱疑，也只會笑大姐的。”



“怎麼扯到大姐身上去？”

六姐不作答。

我就問大姐，“大姐，他說我在此，他見了，他會疑到你身上，反來取笑你，是真麼？”

大姐忽然臉紅了。

六姐要封我口也封不及了。六姐輕聲說，“你這口，真是除了必得時時刻刻用另一個嘴唇搗住你就會亂說錯話。”

“這是你說的！”

“是我說，我又不是說誑話。但你當到大姐說，大姐臉紅了。你問這話就是很很在大姐的心上打一拳。我的他，他縱見你在此也只會取笑大姐，說你愛大姐才常常來！實際上，你又是這麼的同她離得遠，且大聲問她，你想大姐聽了不難過麼？”

我慚愧了。我想我爲了單是使這疑心落到大姐身上，好讓大姐在這誤會上頭得一點聊以解嘲的快樂，也應勉強默在這裏一會兒了。

我坐下之後，望大姐，大姐還在低頭借故理鞋子。

這時我很爲大姐可憐。大姐是就願意別人有這種誤會，以便從這誤會中找尋一點滿足的啊。我不能愛人，難道這一點犧牲也理不到？

因此我想起我們在看電影時大姐必得要我坐在她同六姐中間的原故。因此我復想起我們在一處玩時她必把我安置於她們中間的用意。

我說，“大姐，我就不走了，我不怕六姐

的他了，待他來，我還要當到他來抱六姐，同六姐親嘴。”

我若無其事的脫了剛穿好的長衫子，六姐爲代掛在衣架上。六姐說，“來不來，也不一定的，說是七點送錢來，縱來這時也還蠻早咧。”

“這時我到願意他來了，好贖我的罪。”我說，還有話要接下去。

經六姐的眼一鼓，我就不敢再來多嘴了。望到大姐我又動了可憐的心思。我若是，有這樣知趣，正當到六姐的他來到時，忽然去抱着大姐，那時的大姐，真不知要怎樣的感動！只要是這種親洽情形在六姐的他的心中有想起的可能，大姐的愉快，也就正如得到真的款洽一樣滿意了。那時的大

姐，也許在感動中會流許多淚，又會學一個悲劇中的情婦樣子即刻暈倒在她情人的懷裏，而我，就立時抱了她放到床上去，且以口哺藥水去喂她。然而，倘若是真有這一場戲演，真是一齣如何滑稽的戲啊！

這麼熱熱鬧鬧當然是不必，只要是六姐的他來時，我對大姐暫時把對六姐平常的狎情形，用上十分之一給那來客看，大姐就會得到一些為我所料想不到的快樂了。

我爲了別人這可憐小小的希望，我應當來成全人一次，這無疑！若把愛情的重量放在天平上去秤，也許大姐比六姐要重兩倍以上。但是老天的安置，却是這樣巧，真純熱烈的愛却偏放到一個像貌不揚的女人

心中：我這人，至少是和一般人的那樣通俗與平凡，我要的，却是一個有着美的身體的女人。大姐即成可以做一個好家庭主婦，但再收拾一點也不能做人的情婦：我不要太太，所要的只是浪漫的情人。六姐脾氣就再壞，年齡就再長，那是仍然合于我的口味的。若大姐，則當另外看一種人的嗜好，我們相差終是太遠了。

時間還只才五點，六姐的他要來也說得七點才來，各人有各人的心中事，又都不說話，這種時間怎麼來斷送？

我說，“六姐，我們玩點甚麼吧。”

“我主張下棋，”六姐說，六姐頂會圍別人的子。

“我不下棋的。我下不贏六姐，回回敗”。

大姐這話或者不止是說棋。

“勝敗乃兵家常事，大姐莫自餒，同六姐擺一盤罷。”

“我讓你兩子，來試試，說不定今天會要我敗的。”

“讓我我也不做的。我棋壞，是一種；天意把勝利給六姐，又是一種。”

“大姐是話中有骨耐人嚼”，我懾於六姐的警告一句話到喉邊又咽下。

六姐說：“好姐姐，來一盤，我決定讓你，不放煞手就有了。”

我爲當差事，把棋紙攤開到方桌上頭，大姐勉強同六姐對局。我就站在旁邊做啞子。

果然大姐贏了一局了。六姐不放鬆，又

要大姐擺。

“說是一局呀。我今天勝一局就夠了，明天要敗又敗罷。”

大姐推困倦，走到床邊就倒下。大姐今天當真勝了一局棋，心中自然是高興，不過直到七點半鐘六姐的他還不來，大姐贏一局空棋罷了。

## 七

時間還才六點多呢，電話又來了。

“在這個時節，就給我一個信。”

“說什麼？”我是的確不知在一張紙上，還應當說一些連從電話上和到當面尚說不盡的話！

然而，那邊似乎生氣了，照例的啐。

“莫生氣吧，我的好人。”

“我的不好的人，你不照我的話辦，我可要——”

“我不知道說什麼！”

“你知道。”

“我當真不知道。”

“你像做文章吧。你做文章寫一萬字也寫得出，爲甚麼這里寫一千字兩千字也不能？”

“做文章是做，隨便的。你這怎麼……”

“就說‘愛’。”

“肉麻。”

“那你不依我辦以後來時我可不理的。”

“做詩好不好？”



“只要寫得真切，不准鬧玩笑也成。”

唉，這真是做戲！爲甚麼定要寫到紙上才成？愛情的憑據，難道是一張紙麼？寫一千句話，縱有五百個精粹動人的字眼，難道比得上親一次嘴麼？

“好，爲了遵從你的意思我來寫……”

我想這樣起頭。寫完頭一句，看看，不行！這是大概又準不得賬的。似乎必定也像做小說一樣，第一句，要寫“我的親愛的，”或者更熱鬧點的稱謂才行。但是，那是小說，這也是？我不明白六姐這嗜好。我想這嗜好，總有一個時候要厭煩。既然當面不過像一對通常夫婦一樣心肝骨肉還不曾叫過一次，爲甚麼一寫到信上，就要裝飾一下文字？我發誓不寫“親愛的”。我不當面喊過叫

過的字眼，在信上，我也不採用。

我仍然那麼保守着習慣來起頭，在頂前頭加上一個“我的姐。”我當真是沒有話要在紙上來說麼？太多了，我寫一年也不會寫完。並且，我口拙，當面我能訴盡我的心中一切麼？我除了當面紅着臉來親嘴以外我是一句話也少說的。我沈默到同死人一個樣。不，我已說過一些廢話了，不着本身的，玩笑的，應酬的，我說過許多了。我說的話我自己聽了還不懂，別人怎麼會明白？我此時來將我的心，——這是一顆不中用的，怕事的，又不能不充成漢子的中年人的心！——剖給她瞧罷。

下面是信：

我的姐：唉，我的姐。你要我寫信，

這時在寫了。一面想你一面寫，且在這紙上親了一百次嘴，把這紙送你。……寫不下去了。有話要說，寫不出。倘若是，你的身體此時在這裏，我可以用我的手來摟你，從我的力量上證明我的愛。

你少吃一點辣子，聽我的話，我就快活了。

你少憂愁點，閒憂閒愁能夠把身體弄壞；我也爲你好好的保養，身體好，也可以玩，也可以做事，至少是在一起時不至于如運去吃虧。

你不要哭。你哭，我就陷到莫可奈何的井裏，非賠到哭不成，我眼睛，壞的程度是你知道的，你願意牠全瞎嗎？

我們星期五同星期一的聚，應當

歛藏了各人的悲哀，——不，我們見了面，應沒有悲哀，全是快樂。

你問我，爲甚麼少說話又不寫信？我可以告你，口是拏來接吻的，不是說話的。手呢？本來是拏來抱人的，臂膊才是那麼長，那麼白。（沒有人抱時，才寫字。如今的手牠只願意常常撲到你的腰，懶于寫字了。）說懶，就不寫，姐，你讓牠休息吧。名你知道的（吻紙又是三十次）

又，在我日記上，我寫着：“我當真是沒有話……我此時將我的心，——這是一顆不中用的，怕事的，又不能不充成漢子的中年人的心！——剖給你瞧罷。”這很可笑。我剖心，怎麼剖法？

剖也剖不清白，還是留待見面親嘴罷。

信寫了，就去寄。我佩服一些人，一動筆就是十張紙。我是總像慳吝信箋似的寫一張紙還要留上一半空白的。今天恐她又嫌少，字就特別寫得大；結果是居然得了兩張半。在那半張上，我又畫上一個生翅膀的神的像。一眼看去已像很多了。裝進信封時，是頗厚。天呵，我甚麼時候也會在信上寫一千句以上的閒話廢話？或者這也是身體壞的原故，或者這屬於天才，無寫信天才，以後縱成小胖子，也不成。

說是在紙上親嘴一百次，是瞎話。至於以後又是三十次，更瞎話了。我沒有這些閒功夫，用到這無補實際的事情上。只是據人說，這事，有人當真做過的，但我不。我能

在六姐嘴上，或者頰邊，或者頭髮腳，頸部，吻一千次，——再不然，吻一次，延長到一點兩點鐘，也可以。要我對一張紙親嘴一百次，這傻勁，沒有的。

我說凡是我可不作的我不說，我如今，在信上，却說吻紙一百三十次，讓這笑話給六姐一個愉快罷。

……把手橫過去，就像綁一把竹子，手是束腰肢的籐。

唉，鎮天我是就只能想這些事情的！

## 八

昨天的信收到了，有回信，其中一段我不懂。

“好弟弟，答應我做詩，怎麼不見？”

我是甚麼時答應了這一筆債？讓我記一下。翻昨天的日記才想到是電話中隨意說過來。我會做什麼詩呢？我除了親嘴，別的全不會。要我在文字上來滙注親嘴的熱情，是辦不到的事。但是要，不寫可不行，就寫罷。

因天雨而想及六姐眼中的淚雨，就寫無題詩：

也不要刮風，也不要響雷，  
無端而落的是你眼中的雨。  
唉，又不是潤花，又不是潤草。  
唉，又不是潤花，又不是潤草，  
——不斷的綿綿的爲誰？

我是爲雨水淋透了的人，  
願休息于你的晴天模樣蔚藍眼光  
下。  
莫使臉兒儘長憔悴。  
莫使臉兒儘長憔悴，  
你給一點溫和的風同微暖的太陽  
吧！

爲儘她猜想，不寫別的一個字。但當要發時，怕她見了又會生氣的，在尾後，說道：說要詩，詩來了。只你當是詩吧。若還不满意，待命題。做秀才的人這樣苦是免不了。同紙附上“點心”一包。

“發信是八點以前，則十二點以前準收到，”這是姐的經驗話，因此冒雨走到巷口



郵筒去投信。

電話來了，是兩點鐘。

“你詩見到了，好。”

“好？不說笑話！只要你以後——”

“不，我懂你的意思的。我以後決不再  
哭了。不過接到這信時，又要……”

“我替你着急，你那眼睛也會乾，變瞎  
子。”

“若是變瞎子，倒好。”

“喂，我問你，怎麼不回我一首詩？”

“回，怎麼回？”

“難道你還不會麼？”

“且獸會兒吧。”

“我就獸等。”

當真我是獸等的。四點半以前發信九

點便可到，奇怪，時間到今天，便很慢！

到九點，自己走到櫃上去看看，在那大鐘上頭見到三封信，有六姐的藍信封兒在。我像得了寶。

信太簡單了。我將發氣，難道就只准人對我發氣麼？

信是；——

沒有詩，只有一些吻，從紙上寄來。乖乖，這信到時大概快要到你上床的時候了，好好的睡覺，讓夢中我們在一塊兒吧。

你的姐六六

實在我却不能睡。新的嗜好是你到無可救藥的。除非這時有一個柔軟嘴貼到唇頰邊休息！

也許再過一陣要不同一點吧。也許再過一陣更要難受，這可望而不可即的寂寞。先前是孤家寡人慣了的，也不覺其不可奈。如今却全變。唉，或者這就是叫做戀愛的味兒。

不能睡，明天又不能過去，仍然來在燈下頭寫信，好在明早發。

姐：得到你的信，只兩整句話，我要發氣了。爲甚麼，答應我的詩，又不見來？我是真要發氣了。這氣的大，是你想不到的，若是你在這兒，我要抱死你。人家因爲你，近來竟總不能睡。你說這時是我睡的時候了，是的，睡是睡，可是只臥到床上，閉了眼睛儘想你

而已。

這時有一千句話想寫，要寫可不能寫出十句。或者，我對於我心上的蘊蓄，自己也不大明白，這一千的數目是確有，但不是說話，是……你猜吧，是什麼。

我慳吝，不想在信箋上寄你的點心了，好留在夢中。……

把美嘴當點心，是精緻的充飢的東西。但爲甚麼分派給我的，總是“過午”，“消夜”就辦不到？我怕想。這時節，能說不是正有一個人在六姐身邊消夜麼？

我儘想着，一個裸着體的婦人的身子，橫陳于床上，這床，本不是我的。床邊還有

一個人，也還裸着體。且這人，不久，就癱潰的壓在那人身上了。她作他的床，他作她的被。不久，她們成一個人了，嘴是一把鎖，還有一把更精巧的鎖，在下體。

甚麼時候讓這婦人在我的擁抱下也是一整夜！我想我有那一天，我會死在那柔軟的身體上。

十一點了，我還是不能睡。這個時候不是有許多許多的人在……？我應當再寄一張給六姐的信。

姐：此時是十一點了，不能睡，天知道，我是在此時應做一些什麼事！我想到的事，只使我脾氣更壞。我要消夜。我有一天到瘋時，我的瘋的原因，

請神給我作證，就是爲這消夜的事！我無從制止在我的深處引起的誘惑。我且至始至終辨不出這誘惑是不應當任其在心上自行滋蔓！

到如今，爲了手的委屈，嘴的委屈，一切力的委屈，我成了一個失眠人。這醫治法子，只有你知道。

我不怕你笑，我說我不能忍耐了。我願把一些痛苦擔負來換一刻鐘的歡娛，不怕一切。

教我怎麼辦？你應當負一點責。讓我做你丈夫一夜吧。別人做了你的床畔人，已快十年了，你的弟，只願十分鐘，也夠數！

十二點了，我還是不能睡。

## 九

“一人來，不怕麼？”

問六姐，六姐低頭笑，不做聲。這個婦人臉部成了桃色了。

比這裏有老虎還可怕似的是要六姐一人來此。在過去，任怎樣也非同大姐來總只不放心。其實，來了，我能吃人麼？

類乎吃，六姐倒不怕。六姐耽心只是適于此時會有另一個人來。然而當真按照我們的計畫，在進房以後，把門反鎖上，有誰還來扭鎖麼？

“把傘放了！”我說“請坐，放下傘！”

于是才把陽傘放到椅子旁。

“啊，今天……”我想我會要瘋一小時。

六姐只是不作聲。今天一個人敢來，至少在出門以前，就備了些胆戰心驚的結果！這時忸忸怩怩不說一句話，心是大約在開始一種異樣的跳了。

“弟你給我一杯水，渴極了。”

就給一杯水，六姐全喝了，神略定。

“你要我來做什麼？”

“這你不知道”？我反問，她只笑。

六姐當真不知道？一個將近三十歲的婦人，給人赴的會，對於約會的意義，是不知道？六姐所知道的恐怕還不止此的，我相信。一來就臉紅，這是心中早有了成竹。我在這樣一銅女人面前還能用得着鬼計？但我將怎麼來開端？在談話以前，我在一個人



顧自反省起來了。我想：今天，我要做一些傻事了，我要在一個人身上來做一種我數年來所夢着的事情了，——我心在跳，身子略略的發抖，走過六姐坐處去，六姐也似乎預料到有這一着，把一個頭推到我的肩旁來，我們開始來作一個長而靜默的結吻。

分開了，自然的，慢慢的，我們頭已分開互相望着臉兒了，都搖頭。

“我如今才明白愛，”我不說完却已嗚咽了。

這眼淚，給一個溫暖的柔軟的六姐的舌子爲舔乾淨了，六姐眼中也有淚。

“你往天怕來就是怕這樣貪饞的親嘴”？

“我怕你嗎——我只恐給一人知道。除

了他，你要我每天來都行。”

每天來，我沒有這大膽的希望，但是這時不是夢，人在我身邊，六姐歸我所有了。

“我前幾天爲你寫個信，信又不敢發：還說，請你讓我做你一天的丈夫！如今，我是算得當真做了你的……”

“我何嘗不願同你在一塊，只是我是個儒人，我害怕。”

“這時還有甚麼害怕？”

“都是你壞！”

先是爲巴掌所打，後又爲一個軟的濕的嘴唇偎攏來，六姐是在恩威并用的。我新的生一種野心，我想我應再給六姐做點事，請六姐到寢室去。

“到那邊去做什麼？”

我臉發燒了，不好意思說。獸一會。

“我很倦，想睡，”我輕輕的說，“我們可以睡到談。”

我哈欠，當真疲倦攻擊我的全身了，睡下是正好。然而這時賠到六姐睡，兩個人，會安靜麼？

六姐怯，也許是有意的怯，說，“你可以去睡。”

我一人睡怎麼成。我知道，我應採用一點一個男子此時所有的本能，稍為強制下六姐。

“爲甚麼事定要我？”

“你來了，就明白，爲甚麼又定要強我說原故？”

六姐嘆了一口氣，怯怯的，讓一隻手給

我拉到床邊了。

這時我已成了老虎了，使六姐心跳，是不免。但一個曾被老虎吃過的人在一個沒有吃過人的虎面前，也不會怎樣怕得很，這我却看得出的。

我還不知怎樣的吃法，我們如同當到大姐見着的時節，那麼的橫睡，雖是并在一塊我却不敢撲抱她。并且我拘執，這情形，于我終是太覺生疏了。

在一種擾動以後，會有一個長時間平靜，就是在以前，也是如此的。我們爲了明知不可免的波濤要來人却異常安靜了。六姐不說話，我也無可說的事。我們各自躺下來，如無其事一樣休息着。我心也不如任何一册故事上所說，一個戀人當初期同到他

的情人幽會時節的不安，我且思極力制止自己的暴亂在可能忍受範圍以內我沒有敢去接觸六姐的身體任何一部分。

我想，「這是試驗我的一個好機會。」

不過，我要這機會來試驗我準什麼賬？忍耐下去，我的勝利難道是我在將來可以追悔的事麼？我不在此時來把我的薇奴絲裸體的像全展覽于我的面前，我不是一個真的傻子麼？

“我的神，這裏沒有人，你可以裸體！”我在吟起詩來了。

我在吟起詩來了，六姐見到我起了變化，坐起來。我用手去拉，于是又倒下，但六姐已用手蒙了臉。

“你讓了我吧，弟弟，這不是好事。”

---

“沒有比這事在我倆生活中爲更好了。”

“我們相愛就有了，何必定要……”

“讓我們聯成一體來發現我們的天國。”

“六姐蒙了臉，儘我爲解衣扣同裙帶。”

.....

“姐，你給了我人生的知識了。”

“膽小的人，二十八歲還來做人的情婦.....”

我們都哭了。我們不久又都睡去了。

醒來兩人身上全是汗。

.....

這老虎第一次吃人，算是吃過了，但到夜裏獨自在床上來反嚼日裏經驗時，却恣

肆的哭了一點鐘，到哭倦，就睡了。

## 十

在這世界，無數的，是早上，是晚上，是不拘何時，在一塊兒親熱得同一它錫一樣的伴侶的中間，其中有個人，在他情感厭倦時，把太太推開，說，“去到別處去，找一個情人親嘴罷，”六姐就是這樣跌到我的臂圈裏來了。

孤僻靦腆的我，直到一個女人落在懷抱中以後，才證明自己也並不是一個終究就不配做那有着嫩白的臉兒，適于撲抱的腰身；善于害羞的眼睛。反復接吻不厭的嘴唇的婦女的情人！親嘴的事于我起初本來是如何陌生，然而從這生疎動作中——類

乎一個厨子縫補襪子的生疎動作中，就曾給了六姐更大的歡喜。并且，于這些事情上頭，我不能不承認我那天才的存在，先是許多行爲六姐是我的保姆，不久我就在一些給六姐興奮醉麻的事上，顯出我儼若是個經過半打女子訓練過的男子了。在學生時代六姐對於這學生，是異樣高興，但當六姐發現我這天才時，她竟簡直爲一些新的不曾經的熱情所融化。我只對我這本能抱憾，我心想，倘若是，我們的友誼，在三年四年以前就已進步到這樣，也許施展這天才的機會還要多！如今，過去的已成爲淒涼的寂寞的過去了，我也不敢再去想，未來的，那還是未來，準熱鬧呢。

因爲這半個月太熱鬧，嘴唇在六姐身



上某部分作工，手也在作工，還有其他五官百骸全不能安定，不在六姐身邊時，腦又來思想六姐。六姐因為天氣熱，怕是病會忽然生，為關心我的健康，約定暫時且休息，隔得遠一點，到七夕，大家再相見。今天還只是初二。目下我的口，我的手，我的……，又不得不暫時賦閒了。孤單慣了的人，索性孤單下去，這是能耐的。譬如沒有吃過冰的人，雖然聽說冰比涼水好，但他決不會在得冰吃以前有癮，熱極時，涼茶涼水仍然是可以解渴，但吃過一回，要戒絕，就比戒煙戒酒還要難于斷根了。我頂同情于一個人的話，這話說在他的一種日記上，說是“一個人頂容易上癮的嗜好，怕沒有再比同戀人親嘴的事情為壞了！吸大煙，喝酒，打嗎啡

針，都不會如此易于成癖。只要一個年青婦人的嘴唇，有一次在你粗糙的略有短短青鬚子的邊嘴貼了一秒鐘，你就永遠只會在這一件事上思索那味道去了。”我是只思索六姐那嘴唇的味道麼？我還能思索別的許多的事情。在六姐給我的印像中，我是可以咀嚼出爲六姐將溫柔浸透了的甜味的。這一來，教我怎麼辦？

爲六姐寫信。只是一句話，信是那樣的：

“姐：昨天定的約，我可辦不到。”

沒有回信，三點鐘來電話了。

“得你的信了，我明白你急。”

“你明白我你就來，或者我——”

“不，好弟弟，不要這樣吧。你應當休息一下才是事。天氣太熱了。你瞧你身子多

壞。你不聽我話，好好的，坐在家中睡，又胡思亂想，我是不高興的。”

“我想爲了你高興，我只有同你在一塊。”

“那不成。”

“那不成，我要悶死了。”

“何苦？”

從電話中，聽出六姐是有轉心模樣了，我又加了一點兒什麼。

“姐，你不來，我就一個人要哭。”

“難道就要我終日在你身邊麼？”

“這于你是辦得到的好事，你就辦，不然，我也不敢怨你，但我自己有權利摧殘我自己。

“天嘞！你真——我來，我來，明天來，

好不好?”

“那今天我怎麼過?”

“啐!你又不是我的老子——下午六點鐘來罷。”

“好極了。我不是你的老子，你却是我的冤家。你不來，我就……”

“懶同你說了。”

六姐把機挂上了。今天才初二，我們是約定初七才見，因為怕不能守約，還在當時發了一個小小牙痛咒，然而破例的是我們兩個人，要應咒，應當是她疼上牙我疼下牙的。但只要是眼前有六姐在身邊，在將來，就讓我一個人來受這牙痛的天罰，又有什麼要緊？倘若是，我們的聚合，是用壽命或者別的可以打兌得來時，就是損失未來一

年幸福兌換目下一天假傍我也情願的。

簡直是用要挾法子樣六姐哄來，答應後，我忘了天氣的酷熱。到市場去爲六姐買她愛吃的橘子。把買回的橘子放在冰上頭，好讓六姐來時喫那冰橘子，我又喫那喫過冰橘子的六姐的嘴唇。

沒有鐘也沒有錶的我，把我自己的脈搏來計算時間的脚步。我算到這時六姐是在做些什麼事，又算到在洗臉，又算到在……又算到在……

院子中有了我所熟習的脚步，六姐在我還沒有算到上車子的時節已到我的房中了。我又驚又喜，說不出話發了呆。

“一個人在做甚麼事？”

“我在等你，在計算你的打扮收拾的時

間，不期望你這好姐姐就來了。”

顯然是六姐也不怕牙痛，才不到五點鐘就來了，到這裏時我知道我應做的事，我發了一種癡，姐的傘還擎在手上，我就纏着姐的腰身了。

“噲！你是這樣怎麼得了？”

我不必對這話答復。這話又不是問我，又不是同我商量什麼事，又不是厭煩我而說的。我能看得出的是六姐，因我有形無形的友誼的重量壓到掙扎不能的情境裏，正如同我屈服于她那溫柔管束下一樣：我們互相成了囚犯也成了財主，我們都沒有自己存在了。

.....

天夜下來了。在平常也有天夜時，不過

在我全生活的過去每一個天夜都不同今天的薄暮。

我不愛看這灰色的天空。我更不是爲了歡喜看在這灰色天空裏像一塊黑絨拋來拋去的蝙蝠的飛翔。我陪六姐坐在這小院子中，是要等星子。星子出來時；讓在銀河旁的牽牛織女星看到我們的親嘴，作爲把牠往年七夕夜裏對我示威的仇。再過幾日的七夕，我們同星子是只有各行各的事，關於示威應當二免的。

